



Fud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ual Review(Vol.4,200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4辑 2004年

超越

威斯特伐利亚？

——21世纪国际关系的解读

陈玉刚 袁建华 主编

- 朱明权：威斯特伐利亚之后和新安全观
- 克里斯特·江森：外交：连贯性和变化
- 庞中英：地区主义、地区化和国际关系的变化
- 陈志敏：国际关系的次国家层面：地方政府与东北亚合作

时事出版社

Beyond Westphalia?



Peter's International English Journal 2014年第4期
世界英语传播研究 第4期 2014年

超越

威斯特伐利亚？

——21世纪国际政治的新格局

陈立勇 吕建伟 主编

- ◎ 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
- ◎ 后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
- ◎ 后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
- ◎ 后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

世界出版社

超越威斯特伐利亚？

——21 世纪国际关系的解读

陈玉刚 袁建华 主编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威斯特伐利亚——21 世纪国际关系的解读/陈玉刚、袁建华
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4

ISBN 7-80009-839-7

I. 超… II. ①陈…②袁… III. 国际关系—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4691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spublish.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5.128 字数: 365 千字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前 言

这里为读者们奉献的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策划主编的新一本论文集。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是1964年国家首批建立的全国三个国际政治系之一，主要任务就是为政府和社会培养掌握国际关系和外交知识，具备全球宏大视野的研究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人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已在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绩，国际关系专业在1988年被国家教委列为首批全国高等院校重点学科，1997年再次被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1年，国际关系专业又被确定为国家“985工程”学科建设项目，2002年又重新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这些对我们来说既是一种对所做工作的肯定，同时又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促使我们努力提高。

在长期的开拓探索中，我们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领域，如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大国战略与大国关系、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在国内外取得了一定影响。同时，我们也在开辟探索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宗教与国际关系、地方外事、国际制度、区域一体化、信息安全、环境安全、文化与国际关系、女性主义等，并已取得不少成果，为今后的发展构建了新的平台。“复旦国际关系评论”是学院建设的三本评论之一（另两本分别是“复旦政治学评论”、“复旦公共政策评论”），它的主要目的是把我系老师和一些研究生的优秀成果集中和定期地加以发表，以反映我们近阶段来关心的问题、理论思考的兴趣点，以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一些初步思考，以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研讨，共同促进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深化。同时，文集的建设也是我们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复旦国际关系评论”又不仅仅只是我们本系老师和学生的一个“成果展示窗”，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开放的园地，一个真正能在这里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并形成某种共识，大家来推进问题解决的园地。因

此，我们希望对同样主题有兴趣的其他机构的学者也能给我们提供他们的研究成果，甚至包括国外的学者，我们办这个评论的目的不是要为自己树“说”立“派”，而是要把它办成一个真正的园地，一个公共的、开放的园地。所以，我们诚邀各地各国的学者加入这个园地，我们也在事先对他们为这个园地建设所作的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

当然，我们毕竟不是专业做刊物的，因此，无论从美观还是从编辑的角度，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和疏漏，这里敬请读者原谅，并批评指正。我们也热忱欢迎读者对各作者在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和我们或者作者本人进行交流探讨，以促进学术的繁荣。

最后，也借此机会感谢国内外兄弟单位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愿我们努力共同来推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繁荣发展。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国际政治系

“超越威斯特伐利亚？”

——编者序

• 陈玉刚 袁建华

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不说别的，单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科领域和外交语言中出现了多少新的词汇，就可明白这一点。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问题、全球公民社会、反全球化、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区域国家（region state）、国际制度、新帝国、公众外交、无赖国家、失败国家、反恐联盟等等，这些新词汇充斥在日常的媒体报道和专

家的研究著述中。而且，这些新词汇不只是一种辞令上的花样，而是确确实实指向某部分的国际关系现实。

如何来认识和把握国际关系的这种变化？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问题（本文集有时把这简称为“威体系问题”）。“威体系”是现代国际体制的规定者，现代国际关系体制赖以支撑的原则，就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上确定的，而这些原则，迄今仍规定支配着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原理。但是，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些天经地义的原则，正日益受到法理上和实践上的双重挑战，反映在国际关系上，则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它本身正在经历变革。变革的含义，就是超越其自身原有的一些规定性，确立起一些新的属性。

当然，对国际关系的变化，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正在发生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对于“威体系”来讲是颠覆性的。有人认为这些变化也不是什么全新事物，譬如全球化早在航海大发现的时候就开始了。本文集的编辑初衷尽管是想要确定和理解这些变化，但并没有什么预设的观点立场，因此，我们在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后面加了个“？”号，以示（1）我们对“威体系问

题”并无定论；(2) 我们的思维是开放式的。

国际关系是外交活动促成的，在这里，外交是自变量，国际关系是因变量。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际关系又是它展开外交活动的外部背景，在某种程度上是预设的，是必须考虑的前提因素。因此，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它的变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和外交活动的展开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集的编排采取了这样一个结构：首先我们是从观念、理论或范式上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事物的发展变化可以始自一个小小的观念，也可以始自一个指导范式上的革命，对发展变化的理论诠释就更是一种全面的把握。因此，这一部分的讨论是基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它直接触及到了作者对当今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内在理解和判定。第二部分是对现实形势的验证性分析，任何命题的成立与否都要经历现实的考验。当然，现实本身是复杂的，因此考察也必然要求是多角度的，而且这样的考察也是不可能穷尽的。第三部分实际上是第二部分的延伸，第二部分是对国际关系变化中的现实的研判，而第三部分则更多的是对政策和行为的解读。国际关系不是一个虚拟的存在，它是由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

的活动所构成的，因此关系性质的变化与否就必然要与行为体的政策和行为发生变化与否直接相一致，而这一部分就是对这种一致性的考察。同样，这种考察也不可能穷尽，只能是针对部分案例的分析。

指导方针对于任何思想和行动来说都是根本性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髙指导方针，也是我们不会在众多“理论”中迷失方向的保证。倪世雄教授和赵可金博士合著的文章显然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文章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观点，譬如要把国际政理解为一个体系，要看到国际关系背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基础，在种种表面形式和现象背后，要看到当今国际政治基本矛盾本质上仍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要认识到体系虽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目前还处于发展中的阶段，必须融入国际体系，充分吸取资本主义肌体的养分来壮大自己的力量，而其中最需要坚持的一点，就是融入战略中保持自己的独立，等等。文章无疑对那些只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提出了严肃的警醒，也促使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为资本主义力量在民族国家范

国内的释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保证，也促使资本在向海外的扩张中充分获取民族国家力量的后盾支持，但当资本发展走向全球化的今天，是否意味着“威体系”走到了一个命运的转折点？民族国家的资本是否会被一个国际大资本联盟所取代？而这种体系的超越，是否有可能出现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超越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课题，如果假设成立，那么值得花大力气去研究论证。

国际关系是一个现实，同时国际关系也是一个意义构建的世界，对国际关系世界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不同的政策和行为。刘永涛教授的文章就探讨了语言建构和国际关系的关系问题。这里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的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还是一个意义问题？或者说，这两者根本就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扩大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从国际关系研究以及外交政策阐述的语言、文本使用的变化上，来讨论“威体系”的超越问题。或者说，当我们的国际关系表达所使用的概念体系发生了变化后（这种变化可以是新的概念，包括概念间的关系表述取代旧的概念，也可以是虽然概念本身没有变化，但其含义和使用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威体系”的超越问题也就成了一个现实问题。

女性主义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较为彻底的一种，她几乎要颠覆、解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有主要的概念界定和原则原理。何佩群教授的文章介绍、分析和评价了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这里且不论这种挑战成功与否，作为对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规定密切相关的主权、安全、民族国家、国际秩序等概念的批判性表述的出现，这一现象本身是否就说明“威体系”的超越已经出现了征兆？女性主义希望女性所天然取向的和平、包容、平等等原则，能够替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意无意设定为天经地义的竞争、排他、等级等原则。如果这样的改造能够成功，那么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问题确实能够迎刃而解了。

谈到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问题，很多人自然就会把这个话题和理想主义挂起钩来，甚至等同起来。俞沂暄博士的文章指出，这是对理想主义的简单化理解。理想主义的本质在于其对科学和理性的确信，并试图用它来改造纷繁复杂的现实政治，而不能简单地把它等同于目标的乌托邦特性上。经典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批判其实已经指出了理想主义的本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

它来去除对理想主义的歪曲。而我们这里希望谈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超越问题，也绝不能等同于一个规划问题，而是从变化了的现实中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规划”和“现实”之间，我们也情愿选择后者。

简军波博士的文章非常有意思，他是从国内政治的视角来思考“威斯特伐利亚问题”的。民主在他看来是最高的普世价值，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为现代民主的运作提供了外在保障，因而其存在和运作也就有了合乎历史的理由，而现代民主的困境，所面临的问题反过来可以说明“威体系”的继续存在和运作遇到了挑战，因此该体系的超越也就有了合乎历史的理由。

虽然相互依存理论的提出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但把国际关系发生的所有转变，归结为相互依存的发展，怎么也不为过。即使是与相互依存相反的运动趋势，即地方化或分散化，其动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相互依存的发展而引起的。现在，相互依存几乎成了纷争的国际关系学界难得的对其认知几乎达到空前一致的一个词。于强等几位同学在文章里对相互依存理论做了较好的一番整理。

在许多人看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超越问题的提

出就已经属于非常理想主义了，更不用说提国际社会的法治问题。张胜军教授的文章却向我们说明，国际社会的法治思想古已有之，而且有其现实的基础。特别是在相互依存和全球化大幅度发展之后，大量国际组织和其他非国家跨国力量兴起，一个全球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它们成了推进国际社会法治化的主要动力。国际社会究竟能不能提法治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怎么理解法治这个概念，张胜军教授自己指出，国际社会的法治和国内社会的法治是不一样的。谈到国内社会的法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强制和暴力的合法使用，而国际社会的法治，则更多的是对权威的顺从，是对法之自由精神的理解和遵守。在这里，法治之主体隐退了，法治之客体成了对人类之普遍自然法有充分认知的各种群体（也包括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大国协调和国际制度的结合成了法治之主体，但它们在作为主体的同时又是客体。因为国际社会的法治对客体的要求比较高，如上所述，它们对人类之普遍自然法必须有很好的理解，并因此而主动遵循，但作者又承认，在现实当中，这种理解又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对那些认知程度并不高的人或群体（包括国家）来说，教育就成了一个关键。作者提出了新政

治人的教育问题，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它们对普遍之自然法的理解。因此，国际社会法治中的教育，就取代了国内社会法治中的强制，成了最为关键的一个步骤。

自从托马斯·库恩提出范式的概念后，每个学科也在讨论那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统帅自己领域知识、解释自己领域主要问题的范式问题。郭树勇教授和唐国栋合写的文章评述了俞正梁教授在《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范式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全球参与的国家共同治理范式。在作者看来，这一范式抓住了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制度化、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变革等当前国际关系演进的重要问题。库恩的范式概念是从科技发展史的研究中领悟和发展出来的，当我们把它运用到复杂的社会科学领域时，问题就出来了，即究竟什么样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可以称之为范式？在本学科的发展史上，有大家所公认的范式的演进和革命吗？范式的替代、新范式的产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等同于我们这里所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超越问题？

《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范式研究》一书介绍了“区域主义”、“全球主义”、“霸权主义”、“新中世纪主义”和“文明冲突”等五种主要范式，如果它们可以被称之

为范式的话。赵可金博士的文章又为我们添了第六种范式——“新帝国”。在这些范式的争论中，“新帝国”是新近才提出并热门起来的一种范式。其实要说新也不新，我们从其名词的构成中就可以看出，它无非是在帝国前加了个新字。所以，本文首先为我们梳理了帝国演进的谱系，然后在这个大背景中再来对新帝国作出评述。新帝国论的新在于它充分考虑到了全球化，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但作者指出，新瓶装旧酒，新帝国论的实质还是为现实中的霸权国谋取利益。不管“新帝国论”是否新，这里值得深入的问题是各种新范式究竟是否已经初露端倪，是否已经有了至少部分的现实的基础。

在关于体系超越，或者范式转换问题的争论中，很多方面其实是涉及到研究者的历史观问题。陈玉刚在《国际关系历史观》一文中讨论到了循环主义、本质主义和进化主义三种基本的历史观，认为理论上的不同，对同一问题解释上的不同，许多时候我们都可以追溯到历史观这一根本的不同上。本文集选择以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问题为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采取了进化主义的立场。